

邱在亮◎著

點沙的行囊

江西人民出版社



邱在亮○著

點沙的行囊

江西人民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跋涉的行囊/邱在亮著.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8.12

ISBN 978 - 7 - 210 - 04036 - 1

I . 跋... II . 邱... III .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214249 号

## 跋涉的行囊

邱在亮 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南昌市红星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9 年 10 月第 1 版 200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8

字数:200 千 印数:1 - 6000 册

ISBN 978 - 7 - 210 - 04036 - 1 定价:26.00 元

---

江西人民出版社 地址:南昌市三经路 47 号附 1 号

邮政编码:330006 传真电话:6898827 电话:6898893(发行部)

网址:www.jxpph.com E-mail:jxpph@tom.com web@jxpph.com

(赣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 故乡之所以温暖(代序)

傅 菲

故乡,是一个棉花般的词,色泽纯白,抚摸过去有柔绵的质感,撕扯起来丝丝缕缕随风飘飞,可以纺织成与皮肤共呼吸的服饰。一个从乡村出发的人,他的故乡是有根须的:水井,草径,婀娜的炊烟,屋前高大的树,母亲从田园回家时单薄的身影,深夜父亲的咳嗽,石板铺就的老街上的脚步声,南方苦涩而清香的艾草,脸庞一样怒放的向日葵,开满碎细白花的枣树,物质匮乏时代的节日美事……

于在亮兄的散文集《跋涉的行囊》中,我读到了“故乡”(南方的小村,有温润的气候,恬淡的植物气息)。这是一本较为驳杂(或者说内容较为丰富)的散文集,有乡村短章,有哲思小品,有游记行吟,有亲情歌咏,但赢得我偏爱的还是有关故乡的文字。

故乡,是出走者的原始摇篮,也是怀乡者的精神胞衣。出生之地不再作为一个名词存在,而是坐标和象征。“如今,家乡的井水逐渐被从山上的引水所替代,但乡情是无法用其他物品所代替的。每次回家,我都不忘到熟悉的井边走走,故地重游,到井边站一站,往井里望一望,在井圈上坐一坐,不时抚摸几下自己提水时刻下的绳痕,如镜的井水里立刻会涌现出童年的许许多多往事。我不知道,刘阿婆是否找到了梦魂牵系的儿子;我不知道,儿时的伙伴都在哪里;但我知道,乡井,是我梦幻般乡情的载体,是乡思、乡愁、乡魂最实在的象征;乡井,将永远盛满家乡对游子的祝福,也盛满游子对家乡的眷恋。”(摘自《乡井》)

《跋涉的行囊》中的大部分篇什，在亮兄是以一个发现者出现的，情感的书写没有停留在事物的表面，而是深度挖掘，提升到“乡村哲学”的高度，审视乡村，审视自己的人生道路。“但是，在我的心中，无论是老家石峰上的银杏，还是严村的古樟，都是值得尊敬的树，因为她们经受风雨，耐住寂寞，始终站立。”（摘自《孤独站立的树》）“长大后，在外地工作，采摘柿子成了记忆，但每年柿子成熟时，父亲总会给我们送些柿子。虽然有时我们也会到超市买些柿子，但与家乡的柿子相比，好像总少一些味道。吃着父亲带来的柿子，家乡那挂着红红柿子的崇山峻岭总在我脑海里浮现，久久挥之不去。”（摘自《柿子红了》）

我和在亮兄因文字结识于1991年，我刚步入社会，而他还在上饶师院读书。磅礴延绵的怀玉山山脉，哺育了他。他是个侠骨柔情的人。当年我们有一批爱好文字的人，如今都各奔东西，大多弃笔。在亮虽然繁忙于公务，累得伸不直腰，但只要偶有间隙，仍固守窗前，书写他的故乡。

# 目 录

## 故乡之所以温暖(代序)

1

## 第一辑 怀想

孤独站立的树	3
老街	6
小路	8
家乡的向日葵	10
老去的村庄	12
行走在溪边	15
乡井	17
柿子红了	19
又闻端午艾草香	22
追梦人	24
八爷	31
证明	33
残缺的天空	35
程师傅	37
爆米花香	39
故乡人物四题	41

## 第二辑 咏叹

拜谒一个人	49
心灵的求索	52
漫步丽江古城	55

走过西湖	58
滕王阁印象	62
瓷都感觉	65
千岛湖之行	68
感受婺源	71
北京杂感	74
烟花三月西子瘦	78

### 第三辑 絮语

永远的奶奶	83
岳父	85
一路母爱	89
我给女儿取名字	91
写给女儿的信(节选)	93
朴素的教育	97
怀念九月	99
致爱人	100
写在枫叶上的诗	101
妻子被股市撞了一下腰	102
炊烟升起	104

### 第四辑 夜话

老杆	109
笔直的枣树	112
流弦往事	114
老徐其人	120
二十年,我们相聚	123
同学聚会	125
老哥	128

### 第五辑 履痕

生日	135
----	-----

二十岁的阳光	138
月下絮语	139
独坐窗前	140
阅读在中年	142
怀念时光	144
学做城市人	145
朋友老刘	147
散步	150
三人行	152
1995,青春的烙印	154
品茶	157
妙笔生花花自红	159
<b>第六辑 心羽</b>	
岁月的故事	165
信仰,一盏永远的航灯	170
仰望党旗	172
幸福随想	174
疲惫的生存	178
有容乃大	180
有一种记忆叫感动	182
也说勤奋	184
远近之间	186
清明的困惑	188
不妨换个角度	192
<b>第七辑 札记</b>	
杨花飞雪的随想	197
想起苏东坡	202
浸润在文字里的酒香	208
怎一个“巧”字了得	212

闲话鸳鸯蝴蝶派	220
在韵文和散文间跳舞	222
东拉西扯话酒事	225
竹音袅袅	230
雨之歌	233
<b>辑 外</b>	
关于老邱	237
有一种交情，叫朋友	240
我爱故我思，我想故我行	242
<b>后 记</b>	245



第一辑

---

怀想



在我的心中，无论是老家石峰上的银杏，还是严村的古樟，都是值得尊敬的树，因为她们经受风雨，耐住寂寞，始终站立。

## 孤独站立的树

或许是从小在山村里生活，对树有着说不出的亲切感，没有理由，那是发自内心的亲切。曾经有一段时间，我给自己取了个笔名，叫山树。潜意识中，显然是以树自居，很惭愧，如我般愚笨又浮躁的人，如何和一棵大山里的树相比。但那是我心中的树，一棵孤独却永远站立的树。

在我的老家，就有这样一棵树，一棵银杏树。她，长在高高的石峰，独立于顽石之上。旁边没有一个伙伴，只有她，静静地站在那里，接受村子里的人的惊讶和叹服。因为劲风，树长得并不高，但却经历千年的风雨；因为缺乏泥土，枝叶并不茂盛，但我想她的根一定很深。

树为什么落在这里？可能是多年以前，有只鸟飞过此峰，驻留一会，遗落了树籽。可能有只鸟喜欢这里，觉得山峰过于寂寞，需要一棵树来相陪。事实上，飞鸟已经达到目的，树已经紧紧拥抱着同样孤独的山峰。或许小鸟有私心，想在这里栽一棵树，以后她飞累了，可以在这里稍事休息。其实，这里不是鸟的好家园，因为太高，飞到此已太累。

不管因为什么，这棵树已经毫无怨言地成长了。她孤独吗？不孤独，因为她可以仰看蓝天，俯瞰诸峰，环视众树。晴天，她可以享受阳光；雨天，她可以感恩甘露。来自何方的风，不论是好是坏，

只要是风，树都会点头微笑接纳。即使夜晚，这棵树也坦坦荡荡，她愿意倾听星星之间的私语，那是人类不懂的语言，只有把寂寞站成风景的树才能够听得懂。或许星辰喜欢把心事倾诉给这棵树，所以星光点点皆成杏枝之上的晨露。星空之下，高峰之上，树何其之美！

那时，我站在老屋门前，凝视那边山峰之上，在想：该树是不是习惯了凡人羡慕的眼光？是否看惯了来来往往的行人？是否觉得人类跑到这里释放自己的压抑非常可笑？是否感到人类到处寻找幻想中的精神家园，显得无比矫情？哪里不可以放飞自己的灵魂？哪里不存在精神家园？如我，到这如此虔诚感叹一棵树，是否有点虚空？这棵树是有资格这么嘲笑世人的，时光匆匆，家园如旧，她却已站立千年，成为最美的风景。

无独有偶，今年，我来到“中国最美乡村”婺源，在严村，看到一棵樟树，一棵被称为“中国第一樟”的千年古樟，不禁想起家乡的银杏树。我疑惑地想：这棵树为什么要孤独地站立在这里？看着这棵树，忽然觉得，最是寂寞是此树。她的站立一定是迫不得已的。她原来可能站在游鱼嬉戏清水的小河边，站在阳光亲抚稻谷的田野上，可是现在她被遗留在这里，于四面严实的围墙之间，于喧嚣的人流之中，于烟熏火燎之侧，她是否常常觉得孤独寂寞而暗自流泪？她是否偷偷叹气，怀念曾经一起迎风接雨的朋友，可是朋友全部消失了，唯独留下她。这是她的幸福还是不幸？这难道就是所谓的“高处不胜寒”？

这里本来是她的家园，却被人所占领。人首先谋杀了她的许多朋友，然后侵入她的家园，最后理直气壮地建造自己的家园，建造起所谓的风景区。人类生活在水泥堆砌起的房子，在欣喜之余忽然发现自己的目光一直流浪在虚空之中，没有归宿。万家灯火，千幢高楼，都无法安慰那疼痛的怀念。树哪里去了。祖父木屋面前的那些树，祖母窗前的那些树，哪里去了。于是有人就跑到严村去瞻仰这棵树，这种精神慰藉不免显得有些矫情。



但是古樟，还是站立着。顽强地站立着。虽然家园远去，古樟还是努力撑起树荫，只是发现此举已经毫无意义。因为谁还在树荫下摇着蒲扇扑打流萤，谁还在树荫下大口喝着伏茶去流汗，谁还在树荫下呼喊晚归的顽儿？人们来到古樟前，只是以她为背景，拍一张所谓的风景照，聊以记住“到此一游”，如此而已。

但是，在我的心中，无论是老家石峰上的银杏，还是严村的古樟，都是值得尊敬的树，因为她们经受风雨，耐住寂寞，始终站立。

曾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生活过，被老街的精神气质所浸渍过的生命和性格又此何能忘却  
夕阳下老街的剪影呢？

## 老 街

那是一条很普通的街。路面很窄，简简单单得似乎一眼能望尽，两边的胡同中深藏着许多破旧的小屋，他们紧紧地挨着，屋檐搭着屋檐，瓦楞接着瓦楞。

老街有许多老字号，货色地地道道绝不掺假。小时候我常替父亲去一家醉八仙烧酒店打酒，老远就能看见一面酒旗如醉汉般摇摇晃晃，满身的酒香。风吹着酒旗呼啦呼啦，粗眉阔肩的汉子们的脚步也轻飘起来。“喝！喝！”两只粗瓷大碗叮当一声，一碗烧酒入肚，抹抹嘴角的酒滴，一天的疲惫和烦忧都消失了。

老街后面流着一条河，河水清澈透明。老街的姑娘媳妇仿佛永不知疲倦似的，小小的棒槌搅得小河整天不得安宁。她们一边挥着棒槌，一边拉着家常。在女人的天地里，最热门的话题莫过于儿女的喜事了。从小伙子穿开裆裤时的趣事谈到姑娘的嫁妆，别提有多热闹了。然而上了岸，她们就严肃地默默盘算家中的收支，寻思如何从这个月的柴米油盐中省下几块钱去凑份子。

钱少了不打紧，俗话说：穷帮穷。老街人图的是义气。

老街偶尔也来几个耍猴的艺人，那可真是盛况。铜锣咣咣，不一会儿就吸引了一大群人。猴戏演了一场又一场，老街人回回看着都新鲜。叫好的叫了好，给钱的给了钱，耍猴的艺人却不得脱身。“大哥，你走南闯北，见多识广，给我们讲讲外面，行不？”吃饭



的时间到了，必有两三户人家苦苦挽留：“大哥，去我家吃顿便饭吧！”老街的空气由于耍猴的到来显得格外有生气。

耍猴的人走了，老街恢复了平静。老街的人们既不追述过去，也不描绘未来，像老街一样平静地生活着。老街总爱用直觉的眼光打量世界，他们心中坚定地认为：还有什么日子熬不出头呢？

日子总算熬出了头，人们陆续地搬出了老街，住进了新楼房。听说老街快翻新了，不久要拓宽街面，而且要有许多商店，建许多新房，然而，曾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生活过，被老街的精神气质所浸渍过的生命和性格又如何能忘却夕阳下老街的剪影呢？

世界上很多东西需要忘却，但也有一些东西需要时刻记住。

## 小 路

我曾与朋友打过一次赌，内容就是家乡的小路，从乡政府到我老家有十五里路，我能清楚地判定哪处有转弯，哪里有水沟。朋友不信，蒙着我的眼睛，陪我走完了全程，最后举起了双手，说了一句我一辈子也不能忘记的话：但愿你永远都记牢。

我出生在一个偏僻的山村，家乡给我的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四面莽莽苍苍的大山和一条条弯弯曲曲的小路。从我蹒跚学步起，我就整天与山路结伴。因此有了我经常与朋友间的戏言：我虽然不能说经历的挫折比别人多，但摔过的跤绝对比一般人更多。

家乡的路大都与鲁迅笔下的路有异曲同工之效：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这便赋予其自然、朴实的秉性。我的记忆里，家乡的路很多，但除了羊肠小道，最值得称道的就是通往乡政府的那条路。其实这只是一条简易的乡村公路，一年难得见几次汽车影子，但在家乡父老的心中，却是举足轻重。为了这条路，几代人为之苦苦奋斗。

记得刚懂事时，就听大人们说起修路之事，可是总也不见动静。后来才知道，作为一条偏僻乡村的简易公路，政府是无暇顾及的，只有靠自己的力量。然而，在这个只有几十户人家的小山村，凭自己的力量，无异于愚公移山！基于这种原因，修路之事只能一拖再拖。直到我读初中时，才在几位长者的组织下，得以破土动工。修路采取承包到户的办法，一家一段，各负其责。当时，我们